

逢星期日出版

稿 例

本版園地公開，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詩歌、文學翻譯、作家評論、文壇動態述評，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請勿超過五千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稿件一經刊出，即酌致薄酬。

「對不起」

□ 鄭雙子

有一個好學生，過去幾個月習慣了向我說「對不起」。

她升大學二年級那個夏天，有一家機構透過學校一位相識，請我把兩篇文言文翻譯成英文。我把文章標點後，將工作轉交給她，讓她多點機會磨煉語文，同時爭取可觀的報酬，因為她大半年後便參加大學的海外交流計劃，到美國學習四個月。為了讓她放心工作，我還答應有需要時替她的譯稿潤色。她第一篇做得很用心，查核典故，思考遣詞運句，閃爍着潛質和文采。第二篇卻譯得不好，因為纏上了個人感情煩惱，心緒受到影響。她第一次說「對不起」。我欣賞她真摯誠實的性情，領着她完成翻譯。她表示希望我啓導她讀書修身，開拓視野。我看她謙謹，另外給她介紹暑期工作，因為她不希望交流計劃的額外支出，讓父母負擔太重。孝念和責任感總是值得成全的。

新學年開始，我僱用她替自己的授課錄音及用電腦謄寫，讓她多些機會溫習課堂內容，也讓她為海外交流多準備一點積蓄。她興致勃勃地接受新任務，紀律嚴明地工作了約一個月。其後，她半個學期忙於球類練習、比賽、各種活動和社交雜項，一直無法準時做好錄音謄寫。我沒有為這件事特別呵責：她感到內慚時，會間歇性重複「對不起」。

除了無法做好承諾的工作外，她這段期間上課還有點精神不振，有一次疲勞過度，需要提前離開教室返回宿舍休息。我在閒談中重申，她不熱中世俗名利固然少了一塊絆腳石，可是修身須要知天盡性，不要像我那樣小時不努力，到如今仍然未能充分發揮潛質，慚愧自己是個實踐路上的「underachiever」。她明白老師希望學生成才的心意，也對自己有些失望，三番四次答應集中精神，盡心學習，重申請求我督促她提升中英文語文水平，領她走上一條求真、求知、求善的路。我跟她約好了論學的時間，她住往遲到，有時甚至臨時失蹤，害怕透過電話直接通知而悄悄送上電郵訊息。直至內疚累積到無可推卸的重量時，才想辦法表達「對不起」，包括送上在宿舍自製的「雪梨糖水」，教人多般滋味在心頭。然而日子久了，總有點像某些信徒每周懺悔及謝主隆恩後的潛意識心理：於虧欠定期銷、渾身輕鬆之餘，往後的日子又繼續犯成。她唯一實踐的承諾，是定時參加大學安排的英語會話活動，每周與西人導師對話一小時。因為會話不用事先準備。

從考試完結到赴外地交流，中間共有幾十天空閒的時間，不用上課。她表示會留在家中多作閱讀，期間再沒有約我論學。我忙於研究和寫作，偶爾連日曆移到什麼位置也不大清楚。直到離開香港那天，她才把積欠了三個月的錄音謄寫做完，附於電郵傳送給和她分工的同學；她在飛機場打電話向我匆匆道別時，也沒有直接交代這檔公事。我知道這期間，她又偶然被動式涉足於情海的淺灘，浮沉於另一浪心中潮。

她抵達美國約兩星期後，透過電郵簡單報告了在當地學習和生活的情況。這次，她沒有一如以往重複那句熟悉的老話，卻忽然問我是否在惱她，希望知道她是否疏忽或做錯了什麼東西。她還主動提供電話號碼和上課的日子及時間，囑我隨時聯絡。其實我個多月來並沒有什麼苛責的說話，只是平常做事的節奏比較爽快，對學生的關顧也比較細心主動，因此有事情即聯絡，有資訊即通知，簡單直接。她雖然知道我是個隱士，喜歡閉關清靜，間或雜務不管，可是從師大半年只習慣被看顧，從沒有見過我如斯持續沉默，童心大概有點不舒服。事實上，我得悉她已經步入學習生活的軌道，也就一切放心。

之後，她的電郵訊息比較短，頻率斷續不定，瑣語中帶着兩分恭謹，似乎總想知道我是否真的惱她。我如常交流學科的消息和資訊，提供有關遙距註冊的指導，也曾經兩次用電郵傳送刊登於報上的文章給她。只有一個問題，我並沒有回覆。這卻不是因為決定藉沉默表示不滿，或者不予理會作為對學生的懲罰。十多年的教學生涯，自然牽動過喜出望外以至失望的感覺；然而怨惱學生的自擾課題，從來都不存在。

我保持沉默，只因為八個月的寬容已經足夠。「對不起」的意義，原在於知過能改；長期的慣性道歉而缺乏實質改善，會把人困在恩義心債的下墜螺旋中，甚至不自覺地沉淪為懈怠和軟弱的惡性循環。無了期的「不要緊」，容易變成對虧負責任的默許和間接縱容，並非適當的啓導方式。跟她分工的同學不滿她的工作態度，指出一個月不用上課竟然連聯絡的基本功夫也欠奉，表達了幾句惱怒的話。我心知她並非忘恩負義或

者不負責任之輩，只是猶未脫掉不分輕重、有始無終的稚氣。可是我在證據面前沒法不承認，她辦事的表現委實令人對她的可靠性和忠誠度失去信心。或者矛盾在於愛才之心和寬恕之念，有時會被無意濫用。她既然離開香港五個月，也許可以嘗試用另一種模式助她反思。

教學本身有教無類，在課堂中認識的學生則年來歲往，緣分參差，一般自然是相對淺暫。我不喜愛社交熱鬧，也不常出席學生活動，但素來學生緣比較深，不時有學生願意作「弟子」式的「追隨」，縱然精神上的追隨，無法兌換成實際的政治利益。韓愈在《師說》中謂「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指的正是一種全面的心法傳承，全人的教育理想。然而二十一世紀的大學師生交流，不能作傳教士式的宣道；在課堂授業以外必然是生「求」而師「應」，然後才談得上額外的因材施教，傳道解惑。

「對不起」的緣分，源自第一個學期完結後的一封信感謝電郵。我選擇弟子素來先德後才，因為違德之才，禍害更大。假如這個學生的本性和資質俱劣，此際也未必能夠觸動這幾行文字。她的情性真摯善良，亦並非全然粗心大意。她起初跟我聯繫時事事恭敬，尊師重道，不會遲到缺席，偶爾還準備午飯或點心到我的辦公室邊吃邊問。她甚至曾「聊表寸心」地送上一把摺扇，請人寫上「終身為師」四個字，願意當個古代意義的弟子。

如今弟子是否會成為「過去式」，倒不繫於任何外緣性的因素（包括老師在內），而在乎她能否掌握分辨輕重、立志篤行的本分。修身的模式隨個人心性而異，時間和空間的軌跡亦各有不同，無法簡單地標準程式化。這是生命實踐的變數和體驗的玄機，傳承者無法預期，只能心如清鏡，虛懷以待。何況自己亦需要負上部分責任，因為也許是過分的親和，才令她逐漸放下了嚴謹，由輕鬆舒服轉為疏忽怠慢。

這有點像英文諺語中所謂「親不敬，熟生慢」（"familiarity breeds contempt"）的情況。很多人會不自覺對親人摯友疏忽或者漫不經心，正是由於本能上知道摯親總有原恕體諒之心，到底不會執怪。有誰生下來至仁全智，在年輕之時沒有辜負過父母師長的心意？學生這點慣性的心態，本來是人之常情。但假如由此而混淆和忽略了修身的功夫，畢竟有些可惜。她樂於虛心受教，唯短於刻苦和堅持；懂得辨識機會，還未學會保守珍惜。半年的無功啓導，轉折往復，換來了一個晚上的感恩和書寫。這是在不知不覺中給我的意外回饋。她暫別到外地交流，對我來說，也算是心力的休息和時間的伸延。

她希望將來走上文學翻譯、文學翻譯批評和大學英語教學的道路，但文學修養和文化知識都頗有不足。因此我曾建議她從一些篇幅較短的經典開始（例如《大學》、《中庸》、《論語》、《老子》及《唐詩三百首》等），並且記住《大學》所說「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的教訓，理清先後本末。她自覺英文表達能力和準確度不足，我囑她多閱讀及學習像英國小說家珍·奧斯汀（Jane Austen）那樣清脆玲瓏、一針見血的文字。她絕非欠缺價值觀和方向感，只是暫時還未篤行心志，以致把不同層次和重量的人事事物糾結在一起，到目前仍然有點頭腦混沌。閉塞的種子，未必能夠開花結果。

教育和啓導的工作，從來不是立竿見影的事業。或者應該說，它一向都是只問耕耘的信念，不問收穫的播植。有的種子發芽，有的原封不動；即使他日開花結果，亦很可能遠在千里外的土地，難以目睹成效。在今天人口和事業自由流動的「地球村」時代，情況更是如此。要肯定種子發芽才願意花費功夫和時間，不但邏輯上不可能，更違反栽培灌溉之道。耕種者只須了解孟子的教訓，不要過分熱切，勉強揠苗助長。還未準備發芽的種子，就讓它暫時眠伏，靜待天時地利人和。每天自然是繼續播植。

稟性和資質俱美的學子，到底懂得存謙反思。此刻天涯海角的虛室靜夜，也許正是自省之時。半夜閉書入睡，和衣醒來，手中猶握鈍筆；鳥啼春曉，又是一枕酣眠。

後記：海外交流結束後，學生回到香港，某日到辦公室來，態度溫婉恭謹地送上一個別致的小時鐘。我覺得有趣，卻並不意外，靜心坐着待她解釋。「時鐘代表任何時候，我都記住你的說話。我知道你絕不迷信。」一份貫穿習俗禮儀的真樸，一種自信如小知音的口脂。弟子似乎已經立定主意，我是否已別無選擇？



□ 林幸謙

「愛情給我的啟示好比福音書
沒有一個女人是老的
這並不意謂天下沒有老邁的女人
然而只要女人愛人
而且被愛
便不算老」

——梵谷

流浪在喉頭與心頭之間
苦艾的酒香
追隨疲憊已極的愛情
帶領我的身軀
深入美學禁地
夢土的軀殼
永恒的藝術荒野
長滿石南樹叢的蒼茫

為了救贖藝術
哪怕生命的鄉愁何其不可捉摸
哪怕遍野
都是生的哀傷

藝術的奧秘
落在帝王色系之間
存活下來

不想離去卻已告別
不欲到訪卻已身在園中
但願世人寬宥我
一如畫室深愛黃色之花
床頭的窗
滿街溫暖的星光
傾倒而下
在手中的一杯苦艾酒
夜色變得絕望起來

環敘的星光如夢如幻
填補此生的貧瘠
我隨手撥弄
遺落人間的向日葵
美的遺族
駐守我的畫室之夢
作為我最後的發言人
最初的傷亡

零二春初稿，一零仲夏定稿

詩三首

(英) 克里斯蒂娜·羅賽蒂 陳茵 譯

什麼叫沉重？

什麼叫沉重？海沙和傷感；
什麼叫短暫？昨日和明天；
什麼叫脆弱？春花和朝氣；
什麼叫深沉？海洋和真理。

橡樹

野菌一晚上就冒出來，——
小人兒給上了一課；——
橡木需百年才長成樹，
但終歸仍是樹一棵。

噢月亮女士

噢月亮女士，你的角指向東方：
發光，變圓；
噢月亮女士，你的角指向西方：
虧蝕，酣眠。

帕斯捷爾納克

□ 顧爾文

這首詩一開始寫得何等的抒情和有力。繼之而來有短篇小說《柳威爾斯的童年》，詩集《主題與變奏》，長詩《崇高的疾病》，《斯彼克托爾斯基》……1934年出版《旅行護照》，1932年——《重生》。《重生》並非出於偶然。在這部集子裡帕斯捷爾納克徹底摒棄了未來主義的詩學，轉為詩歌的複雜性，轉為思想的明確性。話又說回來，費奧多爾·斯捷蓬也曾說：「帕斯捷爾納克從來與未來主義的街道不相銜接」。

三十年代，帕斯捷爾納克的心境異常矛盾。正如他的兒子、傳記作家葉甫蓋尼·帕斯捷爾納克說：只有很少的例外，大家都承認他是藝術大師。但又一致指出他的世界觀與時代相抵牾，毫無保留地要求改變作品的主題和思想……

傑米揚·別德內確定了帕斯捷爾納克在蘇聯文學史上的地位：

在傳說的霞光的背後

有小龍，英雄，知識分子。

或者，正如亞歷山大·阿爾漢格爾斯基所指出的：在我們黃道帶一切已改變，

但帕斯捷爾納克依然故我。

「他聽到其他人難以聽到的聲音，」伊里亞·愛倫堡說，「彷彿聽到心靈在顫動，彷彿聽到青草在生長，始終卻聽不清時代的步伐……」帕斯捷爾納克於1934年5月與斯大林的談話不正證明了這一點？他嘗試為被捕的曼德爾施塔姆辯護，捎帶與領袖談生與死的問題，但斯大林打斷了詩人兼哲學家的話：「我不用不着與你談不相干的話。」

羅姆·科爾扎文關於這兒寫有幾行著名的詩行：

在這，克宮的黑暗的漩渦，

這想去弄懂二十世紀的

惡狠狼、兇巴巴的人

不理解帕斯捷爾納克。

對，斯大林想必很不理解帕斯捷爾納克，總是把他視為半神半人，而不是當今世界的平頭百姓，就因此而不曾引起他的憐憫。大概，沒有人能識穿政權的秘密：曼德爾施塔姆——服苦役，而帕斯捷爾納克與斯大林通電話，在阿赫瑪托娃家逮走了兒子。巴別爾——被推到牆邊，而愛倫堡——自由自在……

1934年8月，蘇聯作家第一次代表大會開幕。鮑里斯·帕斯捷爾納克是大會代表。尼古拉·布哈林在關於詩歌的總結報告說：帕斯捷爾納克甚至在最迂遠的思想內也可以理解為遠離仇恨時日的詩人。他是詩人——成為蘇聯知識分子的老知識分子的讀領者。他無條件地接受革命，但他遠離時代與別不同的技術觀點。還在帝國主義戰爭時期，他即從思想上與舊世界分裂，並有意識地「超越障礙」，維利是圖的布爾喬亞世界那盛滿鮮血的酒杯，是他所深深地厭惡的，他「脫離」、擺脫了世界，把最溫柔和纖巧的脆弱傷口的顫動和容易受傷的心靈局限在個人的感傷之中。這是——純潔的體現，但把自己封閉於實驗室的技巧，頑強而辛勤地探索創作形式……帕斯捷爾納克在創新……在這一點上，他的力量和虛弱互見……標新立異轉入到他的自我中心說……

代表大會上很多人談到帕斯捷爾納克。阿列克賽·蘇爾科夫指出，帕斯捷爾納克把整個宇宙引誘到自己抒情詩的房間窄小的面積之上，他應該走進「寬敞的世界」。但當斯大林把馬雅可夫斯基的技巧置於詩歌職位等



奧地利詩人里爾克

對它十分滿意。我不需要另外的鍍金層……」

在這裡我想再徵引伊里亞·愛倫堡的一段評述：「他不是生活在社會之外，而是上述的社會不適合他，因此他並不孤僻，相反與別人相處得很好，他只認識一個交談者：自己……鮑里斯·列昂尼多維奇為自己而活——他從來不是利己主義者，但他想活在自己之中，與自己一塊兒生活……」

(下)

① 莎士比亞名威廉，這裡是把他的名字俄國化了。